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量四

五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小則得多則
感

衍義云蘭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鈔廉頗簡相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途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惟而問之曰相國

不畏強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畏吾與頗將軍而已吾若與頗將軍相遇兩虎既鬪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國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聞之負荆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於曲之効也

衍義云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
鈔莊子人間世云支離疏者願隱於臍肩高子項會撮頭髮指天五管五在上兩解

為曾挂鉞治鱗足以糊口鼓笑切播精足以食十人上檄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工上與病者累則受三鍾十六石四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支離其德者不彰其用不顯其名人能體此修身豈不能保其常名哉

衍義云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鈔繫辭上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下天之理其不由於易簡而天下萬事之理豈得其宜矣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章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本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此學而去文方會無為之美也

衍義云列子曰學者以多方養生

鈔列子說符篇云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虛註羊以喻神守失其羊而奔波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為無喪無得而為無待也多方於仁義亦若失

衍義云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射一鴈無不中

鈔列子清神第一云夫一哀一樂猶寧正性况萬物之衆而能技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營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此言鵠

是軒點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此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靜也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衍義云惟水為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不能傷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言水性順下利物不爭而物亦莫之傷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衍義云虞舜明四目

鈔尚書舜典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註詢謀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關四方之門以求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機

衍義云淮南子載趙簡子死未葬中卒不助祭裏子起兵攻之

鈔出淮南子載之已詳不復錄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衍義云希者疏也少也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鈔易繫辭之文也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

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六種

之辭唯吉人之辭寡所以證解希言自然

也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衍義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

體乎

鈔莊子秋水篇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

末之在馬體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

之在馬體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跂

曾何足以介懷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人以類相從故虎嘯風生

鈔易乾九五之辭云雲從龍風從虎龍是

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景雲生是雲從龍

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故虎嘯

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有情感於無情此

明氣同則應也

衍義云鶴鳴子和

鈔易上繫辭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

爵吾與爾靡之正義云鳴鶴在幽陰之處

雖鳴在幽陰其子在遠而和之以其同類

相感召故也我有好爵者言我有美好之

爵在身不自獨有吾與汝外物其靡散之

謂能散於外物物亦感我之恩亦來歸從

於我

衍義云性殊則肝膽楚越性分道合則夷

夏同人以類相從猶方諸挹月而水流

鈔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長尺有二寸因

名方諸取其殼以柔白拭之良久以月照

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

衍義云陽燧照日而火就

鈔陽燧者範金為器其形如杯或類鏡焉

以玄縉潔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

焉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生水

火焉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

衍義云跋者舉踵而望跨者以跨扶物也

鈔唐杜天師義曰以足脂躡地謂之跋暫

有延望而希久立斯為難矣延頸舉踵陳

后長門賦望幸之詞也跨扶於物而求久

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其懷疑

於道暫具一念便望有成難矣哉

衍義云豈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

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直匍匐而歸耳

鈔莊子秋水西華法師疏壽陵燕之邑邯

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

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幸本

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己効人更失壽陵之

故是以用手蹈地匍匐而還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衍義云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於汝為可教今不可也以其驕氣愈於往昔也陽子居請

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鈔列子黃帝篇云陽朱字子居云睢睢盱盱何自居處而誇張若此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

衍義云若坎井之蛙謂東海之鼈曰吾樂歟吾出跳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坎井之樂此亦至矣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繫矣於是遂巡告之海曰坎井之蛙聞之規規自失然自失也豈非自是者不彰乎

鈔莊子秋水篇西華法師疏坎井猶淺井也東海之鼈其形宏巨隨波游戲暫居乎

陸而蝦蟆小蓋處於小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自得於井中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出入則休身乎破甃之崖游於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跗豈足顧瞻乎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

衍義云自伐者若鄭人綏呻吟裴氏之地祇三年而綏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鈔莊子列禦寇篇之文其文已全不復重錄說呻吟呻讀也裴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綏於東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儒墨相與辨其父助釐十年而綏自殺此豈非自伐者無功乎

衍義云自矜者若晉史齊王問起兵討趙王倫其文詳後錄侈於性則盈

鈔莊子駢拇篇云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形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衍義云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

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而不為深遠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實古不為著艾言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衍義云易所謂太極者是也鈔易繫辭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衍義云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鈔莊子齊物論云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

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

所以不然郭注云若待蛇蚺翼則無特識者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云故衍義取以為說者以體獨立而不改也

衍義云欲則純精之物藏乎黍米鈔黍米者度人經之辭

衍義云周流六虛應用不窮

鈔周易下繫辭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蓋言大道一元之氣周遍流動於六爻之位乃至天地之內四方上下之中而應用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衍義云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

鈔唐杜天師廣聖義云夫名物者以其體字物者以其德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有無名之物矣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為義若文王昌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有象尼丘山是也取於物為假如伯魚生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

衍義云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

鈔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無駭卒公子羽父請諡於族公問族於衆仲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為諡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為族也

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故為展氏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衍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辭成丘蒙曰孟子弟子也舜之不臣堯既得聞命矣詩云北山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編也

衍義云自地而上皆屬于天

鈔地上屬天者列子天瑞篇云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炁耳亡音處亡炁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

憂崩墜乎若論此傳文廣意深不能徧舉且據天積炁而論之既云終日在天中行止則知自地之上皆屬於天也故云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又莊子逍遙篇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衍義云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而天下功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也云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

疏云王者同兩儀之合育順四序以化生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六